

大小義前傳

下

黃秉剛 白樹榮 編寫



大八义前传

黄秉刚 白树荣 编写

(下)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大八义前传

(下)

Dabayi Qianzhuan

黄秉刚 白树荣 编写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新市印刷厂印刷

字数：33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410

责任编辑：王小铁 责任校对：马寄萍

封面设计：勤学

I S B N 7-5313-0271-3 / I • 255

定 价：7.1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写大宋八义之师、陈抟老祖亲传徒孙、八卦金针道长左良青年时代学艺、复仇、建功及三角恋爱的故事。三才侠女司马红珠与左良情意缱绻，但碍于父命，却将左良力荐与美女萧艳娘。而萧艳娘恰是左良杀母仇人之孙女！恩恩怨怨，勉结伉俪。后左良与萧艳娘同赴杀场，正与司马父女为敌，红珠旧情萌动，违父就友，此时偏偏红珠之姑老剑客桂如执意要撮合这三角婚姻。一时间，父与女、姊与弟、妻与妾、夫与妻、翁与婿、师与徒……一连串矛盾，形成连锁反应。多情二女心似火，难化道徒冰冷情！最后，多亏陈抟老祖出面干预，方得雪化冰消、花好月圆。

回 目

第一回	回凤阳祭母尽孝道 奔华山还剑拜师爷	1
第二回	隐桃园左云鹏修道 来华山滚地雷传书	12
第三回	滚地雷巧言驳师父 左云鹏夤夜奔陇西	23
第四回	走悬羊洞道徒拦路 遇赛弥陀师叔排忧	35
第五回	二庄主恶语斥金宝 滚地雷巧嘴伤姑娘	47
第六回	李虎川跟踪寻金宝 萧艳娘绝招治李环	59
第七回	左云鹏初试鸳鸯掌 萧艳娘首用虎头盾	71
第八回	避难离乡兄弟分手 刨根问底叔侄相逢	81
第九回	违心撤盾恨泪强咽 诚意解仇水火难容	92

第十回	提往事劝婚消仇恨 禀天意抓阄定姻缘	103
第十一回	畅饮交杯侠女情动 静坐洞房痴男心冰	114
第十二回	骂人砸匾老道寻衅 拧戟拨棒曹玉中魔	127
第十三回	石文焕挺身会老道 萧艳娘见棒认旧识	139
第十四回	迟疑疑被迫下杀手 虑重重无奈使奇招	151
第五回	外祖释疑叔嫂愧见 小贩传信枪剑激争	163
第十六回	侠女突现飞蝗连打 夫妻轻生利剑双横	175
第十七回	施绝招一侠压二剑 挽败局三剑会一侠	186
第十八回	侠女救弟再开情窦 皇娘监妹巧偷密书	199
第十九回	追皇娘红珠女索信 看密书石文焕解诗	212
第二十回	郭振海惧说云中雁 彭国栋傲指锦屏山	223
第二十一回	傲登锦屏迫客生忧 突现道姑充徒解难	235
第二十二回	妻逼夫抡锏显威风 夫惧内跪地出窘态	247
第二十三回	忆图绘图彭梁遇刺	

	刺丢书找书左良吃惊	258
第二十四回	救彭梁彭梁叙经过	
	审胡义胡义说实话情	269
第二十五回	玄极楼设伏藏国舅	
	卧龙宫挑灯引左良	280
第二十六回	诱左良军师捉疯汉	
	救石彩美侠戏皇娘	290
第二十七回	走兴庆意外得内应	
	寝皇宫醒来丢师叔	302
第二十八回	误触吊带华安丧命	
	恰中飞脚阎斌粉身	313
第二十九回	纪天刚拼死断尺首	
	纪天强求生献书图	324
第三十回	打暗器美侠救“奇剑”	
	唱新曲老道损“脓包”	337
第三十一回	追老道左云鹏探观	
	谈美侠诸葛胜解迷	350
第三十二回	西夏毁约攻陇西郡	
	女兵摆盾困左云鹏	360
第三十三回	假战紫云倾心吐胆	
	真打左良解恨消怨	372
第三十四回	女剑出头司马怯阵	
	道姑献策左良引敌	385
第三十五回	左云鹏诱敌出山口	
	青衣剑责弟指迷津	398

第三十六回	范仲淹规劝司马帅 二老侠互揭金锁谜	408
第三十七回	走地道进阵探石庙 刺老尼开锁见宋兵	421
第三十八回	破坏机关毁金锁阵 点燃飞弹引张青云	433
第三十九回	败君丢红峰钻地道 师叔劝左良娶红珠	446
第四十回	陇西郡左良结侠侣 群英会金针定八卦	458
后记		470

第一回 回凤阳祭母尽孝道 奔华山还剑拜师爷

在通往西岳华山的路上，走着一位道人，年纪近三十岁，头顶绾个发髻，别着三支金簪，身穿青布道服，脚登薄底云鞋，高勒白袜过膝，背上斜背一把八宝金如意，肋上挂着一口宝剑；团脸尖颏，浓眉大眼，可能是因为赶了几天的路，经过风吹日晒，粉中透红的脸都有些发黑了，而且稍微有些倦意。

要问此人是谁？看过《龙门奇侠》的人都会知道，此人就是左良左云鹏。

左良上哪儿去呢？他在半个月前离开安徽凤阳，到吴山珍珠寺看望了师父五岳玲珑化吉长老，今天又去华山朝阳观拜见师父陈抟老祖还白鹤剑；他还下定决心，再也不当假老道了，请求师父把他留在朝阳观内，跟随师父踏踏实实地修道学艺，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出家道人。

谁都知道，左良以前身穿着道服，乃是为了便于跟随陈抟老祖在朝阳观内学艺，并非真正道人。可是现在，左良为何竟要终生修道了呢？这还要从左良回乡祭母说起。

在《龙门奇侠》这部书中曾经说过：左良跟师父五月玲珑化吉长老和师父陈抟老祖学得一身武艺，在赛铁拐司马微

等几位师叔和四位结义兄弟等人帮助之下，在东京汴梁杀了追魂太岁萧勇，报了杀母之仇，然后应诏入朝，解了怪图，降了恶兽，降服了西夏，使大宋百姓免受了刀兵之苦；四帝赵祯想赐左良等人高官厚禄，左良等人不受。左良启奏四帝赵祯，要和爹爹左甫回乡祭母。四帝赵祯准旨，让左甫休假百日，陪同左良回乡，同时赏给左甫白银两万余两，让他重建宅第，整修祖坟。左甫、左良叩头谢恩，回到八贤王府，告别了少八王，又请赛铁拐司马微、常笑罗汉长眉长老、静方长老、金家父子、杜家父子和四位结义兄弟等人同去凤阳欢聚几日。司马微等人都以出来太久、尚有许多事情急于安排为由而婉言谢绝。这真是“朋友有聚有散，好象水上浮萍”，今日分手以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俱都依依不舍，洒泪而别。左良这才和次母石红梅、弟弟左云腾、舅舅石彩跟着爹爹左甫离开东京汴梁回到安徽凤阳老家。

左甫、左良这一家人回到凤阳左家庄后，暂时住在店内，先请工匠重修左夫人墓，同时也把左家祖坟修葺一遍。这时左甫已是靖边侯了，又是居官以后首次还乡，因此，左甫首先祭了祖坟，随后才和左良隆重地祭奠了左夫人。之后，左甫、左云腾和石彩开始张罗修建左宅，清理宅基、雇请工匠、购买砖瓦木石……里里外外忙碌起来。只有左良，因为居丧，不涉外事，一心为母守孝。

“守孝”，古时又叫“居忧”、“居丧”、“守制”，是封建社会父母死后的一种礼俗，一般得守三年，左良给娘补孝，守一百天就可以了。在守孝期间，不准脱掉孝服游戏作乐，不准娶妻生子，谢绝应酬，当官儿的必须离职，必须住在墓地旁依树苦的草屋之内，枕着土块睡觉，叫“寝苦枕块”。左良是个孝子，娘虽死去多年，只顾为母报仇，没守

着孝，这回必须补上。在守孝期间，左良能认真地遵守守孝规矩，不接触外人，不管家里的事，不看书，不练武，每天除了为娘点三遍香、烧三遍纸，不是在娘的坟墓周围转绕，就是回到草屋之内枕着土块瞪着眼睛瞅着房箔。

左良在守孝期间，虽然不涉外事，但他脑袋可没闲着，不是回忆过去，就是想着将来，而他想的最多的乃是是怎样度过人的一生？他想，从我记事时起，就听爹爹口口声声叨咕人生在世，应当爱国。爹爹在我七八岁时就撇下妻子投军，在前敌杀敌立功，封靖边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落得妻死家破！而那老贼沈平和那恶霸追魂太岁萧勇更不必说，虽然一个通敌卖国，一个仗势横行，结果都是恶贯满盈，后来都遭报应，最终没有好下场！我左云鹏虽在年幼之时爹走娘丧，十来岁时就知学艺为母报仇，除了沈平、杀了萧勇之后，又走上了爱国之路，应诏入朝，解图降兽，挫败了西夏，最终又能怎么样？我爹左甫和我左良最后能善终吗？尤其拿我娘来说，生来心地善良，又能知书达礼，可谓贤妻良母，结果还是被那萧勇杀了，也没得到善终！可见人生一世，要想得到善终谈何容易？

左良又想，我左良杀死萧勇为母报仇以后，我娘死而复活，这仇还算没有白报，可是我报了杀母之仇以后，只是活着的人心里得到一些安慰，我娘的尸体仍在地下埋着。这仇报与不报，不是一个样嘛！看来人生在世，争权夺势，不论忠奸，哪朝哪代，也多数没有落个好的结果。而且不论好人坏人，最终都得一死。看来如今天下，太也不公道了。可是我的师父陈抟老祖，一心虔诚修道，不为外物所动，对天下一切冤孽，均以解脱之法对待，尽量往善道上想，往大道上走，与天下人同苦同乐，始能排除七情六欲，最终皈依佛

门，何乐而不为之？看来我左云鹏拒绝皇上封官，倒也做得很对，但我终究没有选定如何了却终生。如今看来，还是返回西岳华山跟随师爷修道，当个名副其实的道人是为上策。

左良主意拿定，心里就平静了，每天照常焚香烧纸，寝苦枕块，一心盼望守孝期满。

时间过的很快，眼瞅着百天时间就要过去。在守孝期满的前半个月，左甫前来看望左良，告诉左良宅第已经修好，全家已经搬进新居，同时告诉左良，他的假期将满，近日就要返回汴梁。接着瞅着左良，说：“云鹏，你拒绝万岁封官，爹爹可以理解。但是爹爹经过反复考虑，你学得一身武艺，难道只是为了为娘报仇，难道吾儿胸中就无大志了吗？你要知道，‘胸无大志，枉活一世’啊！而人生大志，莫如报国；要想报国，就得为官。因此爹爹决定在我返京之时，将你带回汴梁，奏请万岁加封吾儿一官半职，以遂报国之志。”

“这个……”左良一心想看出家为道，一听爹爹还要把他带回汴梁当官儿，心里“咯噔”一下子，都不知道如何来答了。

“你还这个那个什么？还不把你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孝期一过，就跟随为父回京！”左甫说罢，就转身回去了。

左良瞅着左甫的背影，心乱如麻。他知道，爹爹的脾气特别倔强，瞅准了一条道儿，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要硬着头皮走下去，十条老牛也拉不回。他去前敌投军，我娘怎么劝他也没好使，还是去了；他这回又要带我回京当官儿，我要不跟他去，一定不会饶过我。再过十三四天，孝期就要到了，我要不早拿定主意，就得跟他去呀，我后半生的命运，怎能任凭爹爹安排？这……这……这可怎么办呢？

左良一屁股坐在炕上，然后仰面倒下，辗转反侧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这时天已黑了，鸟儿落在祖坟周围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叫，晚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左良忽然想起，竟忘了给娘烧夜香啦。急忙起身下炕，拿起一股香和一摞烧纸，出了草棚，来到娘的坟前跪下，点燃了香、纸，叩拜完毕，然后起身，就习惯地在祖坟周围转绕起来。他走到哪儿，哪儿树上的鸟就“呼”地一声飞了，有的鸟儿重新落到别的树上；有的鸟儿却飞得老远老远，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左良心想，鸟儿和人一样，也各有志：有的不愿离开老窝，有的不恋旧巢，竟要飞向天涯海角另选新居。我左良何不与那不恋旧巢的鸟儿一样，也来一个不辞而别，远走高飞，投奔师父。

左良拿定主意，转身走进草棚，拿起纸笔，给爹写了一封书信。信上写明：爹爹白天对儿言讲，待儿为娘守孝期满，爹爹就带孩儿回京。孩儿经过反复思虑，今生绝不为宦，情愿归隐山林，一心参禅修道。为此，孩儿今夜不辞而别，奔赴西岳华山，拜见师父陈抟老祖，一是还白鹤剑，二是请求师父将儿留在山上修道。孩儿未从父命，实是不孝。但儿此意已决，恐怕爹爹阻拦，故而不辞而别，万望爹爹恕罪！

左良写完了书信，脱下了孝服，换上了道装，收拾一下应用的东西，包裹起来，拿起三宝金如意插在背上，肋挂白鹤剑，肩挂包裹，拿起给爹爹的信揣在怀内，出了草棚，来到娘的坟前，“扑通”跪倒，哭道：“娘啊，孩儿马上就要走啦，每年清明佳节，孩儿再在远方为娘烧纸。”说着拜了三拜，起身直奔新建成的靖边侯府。

左甫把靖边侯府修成以后，左良还是首次回家。来到府门外面站住，借着月光一看，爹爹把这个家修的太漂亮了：

门楼高大，碧瓦飞檐，砖砌的院墙，高过一丈，上马石和下马石摆在府门左右，一对石狮子面对着面，爪下摁着绣球；踩着五级花岗石阶来到门洞一看，门墙磨砖对缝，一抱来粗的门柱漆得通红，黑油漆的大门钉着无数铜钉，两扇门上各钉一个黄铜狮面，嘴里叼着铜环；再往门洞上看，上面挂着一块横匾，匾上刻着“靖边侯府”四个金字，下贅“范仲淹书”，左良这才知道，这四个字竟是范大人的亲笔！因为府门已经紧闭，左良只好下了台阶，来到西侧墙下，纵身蹿上了墙头。

左良站在墙上一看，这府院修的也很不错，一共三层院子，一二两层院子都有正厅和配厅，后院可能是后花园。左良看罢，心中叹道：如今这个靖边侯府，可比我原来的那个家强百倍呀！这真是“要识真富贵，还去官宦家”呀！

左良再看，只有头层院的正厅亮着灯光。轻轻跳到院内，来到头层院内，走到窗前，把窗纸捅个小眼儿，往里一看，正是爹爹坐在案旁，案上摆着一本书卷，可能是看疲倦了，已经扶案睡着。

左良心想，我正好趁着爹爹熟睡的时候把信送去。他蹑脚来到门前，把门轻轻推开个缝儿，斜身走进厅门，又蹑手蹑脚来到案旁，掏出书信，放在案上，就急忙转身出去了。

左良来到院内，才长长出了口气，然后擦擦额上的汗珠，面对爹爹跪倒，低声说道：“爹爹，孩儿不孝，就告辞了。”接着磕了三头。叩罢站起身来，又面对二层院的正厅跪倒，给姨母石红梅叩了三个头，然后挥泪而别，拧身蹿过院墙，直奔吴山去了。

左良先到吴山珍珠寺内，拜见了师父五岳玲珑化吉长

老，禀报了杀了仇人萧勇。应诏解图降兽、降服了西夏的经过。师父倍加赞扬。左良跟师父亲近了半个来月，这才奔赴西岳华山，拜见师爷陈抟老祖。

左良有十多年没有见到师爷了，更不知师爷陈抟能否将自己留在山上修道。离开吴山珍珠寺后，恨不得一步迈到西岳华山。因此一路之上走得很快，虽然有些疲倦，但是抬头一看，华山遥遥在望，不但没有歇息，反而加快了脚步，在正晌午时就来到了华山脚下。

左良在山下歇了一会儿，便沿着山路奔朝阳观。来到山门外一看，正好山门开着，有两个老道正在院内练武。左良认识，这两个老道一个叫华安，一个叫华静，岁数和自己差不多，都使一条五金藤蛇棍，武功都很不错，棍招更是出奇。都是师爷的老徒弟，自己该叫师叔。

左良不由喜上心头，站在门外喊道：“无量佛，二位师叔，一向可好！”

华安和华静收住了棍招儿，回头一看，原来是徒侄左良来了，便来到左良跟前笑道：“无量天尊，原来是左良啊，是哪阵善风把你给吹来啦！”

左良笑道：“二位师叔，我是从吴山师父那儿前来看望师爷的。他老人家可好？”

华安说：“你师爷一如既往，虔心修道，只是你下山后，时常叨念你呀！”

华静拽起左良的手，说：“你师爷正在鹤轩里眯觉儿呢。看你来啦，准能高兴。快跟我去见见他老人家。”说着，拽着左良就走，华安紧紧跟随。

陈抟老祖有个好睡觉的毛病，坐下以后，眼睛一闭就睡着了，有时一睡，三天五天不醒。他的徒儿徒孙儿一看他在

睡觉，谁也不敢打搅。华安估计因为左良来了而唤醒师父，师父不会责怪。进了鹤轩就仗着胆子轻声唤道：“师父醒醒，云鹏来啦！”

左良面对陈抟跪倒：“徒孙儿左良拜见师爷。”说罢，磕了三个头。

在左良下山以前，陈抟老祖就有一件心事要对左良说明，因为没有考虑成熟，一直没有对左良说。左良下山以后，本以为左良一年两年就能回来，等他回来再对他说也不算晚。可是一等十来年，左良也没回来，陈抟就着急了，便经常对徒儿们叨念左良。今天一听左良来了，一高兴，就把眼睛睁开了，仔细一看，果然是左良跪在面前，便开心地笑道：“无量天尊，你可算回来了。赶快站起身来说话！”

“谢师爷！”左良起身站在一旁。

陈抟老祖眯缝着眼问道：“云鹏啊，你下山后，辜没事负师爷的期望？”

左良笑道：“回禀师父，徒孙下山以后，除掉了恶霸萧勇和奸贼沈平，应诏入朝解图降兽，降服了西夏，全家得到团圆。皇上想封我官儿，我没接受，回到老家为母守孝百日，就别了父亲，赶奔吴山，看望了师父，在珍珠寺住了半月，这才来到华山，一来看望师爷，二来还白鹤剑。”说着，伸手摘下了白鹤剑，捧到陈抟面前。

陈抟老祖看了看白鹤剑，说：“此剑乃是我龙门派镇门的宝剑，被那佛迪骗走多年，总算夺回来了。如今尚有许多武林之人惦记此剑，你要不用，交还给我也好，以免不慎丢失。”接着，对华安和华静说：“华安、华静，你二人把白鹤剑收下，放在三清楼内保管。今后就命你二人在三清楼看守此剑，如果发生意外，就拿你二人问罪！”

华安上前，接过了白鹤剑，说：“师父，请放心吧，我俩看剑，万无一失！”

“你先不要说此大话，还不赶快把剑送到三清楼去！”

“遵命。”华安和华静拿着白鹤剑，奔三清楼去了。

华安、华静走后，陈抟老祖就问左良：“云鹏啊，你降服西夏有功，皇上封你官职，理所当然，你为何拒而不受啊？”

左良说：“师爷，徒孙拜师学艺，只是为了追杀追魂太岁萧勇，为母报仇，本无居官的心愿。母仇报了之后，就随爹爹回到原籍祭母去了。”

“那么，你在家中为何又要不辞而别？”

“一来爹爹逼我重返汴梁，还请皇上封我官职；二来想念师父和师爷，前来看望，顺便还白鹤剑。”

“你今后要做何打算？”

左良不假思索地说：“徒孙永远不想下山，决心跟随师爷修道。”

陈抟老祖皱了皱眉，沉思片刻，说：“云鹏啊，此言差矣！你有父亲兄弟，全家失散多年，理应和家人好好团聚，在父亲床前行孝。你爹左甫胸怀报国之志，命你入朝为官，实是叫你继承父志，报效国家。你怎能违抗父命不辞而别，前来修道？依师爷之见，你在山上跟师爷团聚几日，就前去汴梁投奔你爹去吧！”

左良说：“师爷，徒孙进京以后，已经除了沈平，降了西夏，天下已经安定，我要入朝，已无用武之地。何况当今为官，都是尔虞我诈，不论忠臣奸佞，到头都无善终。爹爹已经踏上仕途，也就无话可讲；徒孙年纪还轻，既然看到仕途很是渺茫，怎能还步爹爹后尘！我跟师爷学艺多年，甚是羡慕师爷